



▲《羅穆路斯》中新女主戰鬥力爆錶。

《異形》：學會獨立行走

當然，我們都知道羅穆路斯號上有什麼正等着他們。羅穆路斯，羅馬的建造者，是神話人物還是真實人物存疑。維蘭德用他命名太空站體現着《異形》系列中一以貫之的野心，羅穆路斯兄弟被母狼哺育長大的浮雕赫然出現在太空站的大門，注意它的特寫鏡頭，故事結尾有一個重要的驚悚鏡頭來對應這個神話。

四部異形正傳都圍繞影史第一大女主蕾普莉展開，其他角色都是工具人。《羅穆路斯》成功繼承了大女主路線，女主基本復刻蕾普莉的智商和戰鬥力。顯然導演知道恐怖片裏的無能「尖叫雞」只會招罵，所以配角也不煩人，沒有強行降智來推動故事，特別是相比之於《異形1》和《普羅米修斯》裏的科學家，整個團隊算是智商在線。

仿生人是《異形》系列不可缺少的角色，《普羅米修斯》和《契約》索性直接拍仿生人探險異形起源，儘管比本篇血腥驚悚很多，但內容太拖沓太呻叨，彷彿雷德利·斯科特自己對異形的夢囈，看得不勝其煩。不是說不讓他哲學思考，只是他高估了電影觀眾的好奇心，觀眾去影院看異形，是真的只想看異形，不是仿生人訪問異形故鄉大揭秘，所以兩部前傳一仆再仆，差點把IP整個糊進地心。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，大師也該懂得功成身退，保住晚節。

《羅穆路斯》中女主的好夥伴仿生人更有人情味，他跟女主一起利用反重力系統殺異形的情節是影片完全獨創的亮點。對「異形粉」來說，蕾普莉與異形緊緊捆綁在一起，新女主還不能相提並論。儘管如此，這部電影的光眼表現，意味着《異形》系列首次學會了離開蕾普莉，獨立行走。

(下)

樂活潘少

逢周一見報

體驗美國「開市客」

開市客 (Costco) 是發源於美國的會員制、倉儲式超市，在世界多國開設連鎖店，包括中國，其百分之八十的收入來自會員費。目前美國基本會員每年付費六十五美元，高級會員則每年付一百三十美元。不過，他們的銷售模式也獨樹一幟，足以與其他會員制倉儲式超市，如沃爾瑪的山姆俱樂部，一爭高下。

今年夏天初次見識了開在美國的開市客。和許多分店一樣，這家建在市郊，保證充足的購物、停車空間。停車場在室內，平面展開不分層。停車位特別寬敞，配合分外高大的購物車。我個子矮，車把都頂到胸前了。店內也到處都「大」：空間大，貨品大，分量大。傢具、電器這些「龐然大物」外，食品也是大包裝出售，幾十磅的牛肉、豬肉，幾斤重的冰凍蔬菜、魚蝦，幾十個一筐的雞蛋等。

開市客規定標價不能超過成本的百分之十四。為節約成本，他們從生產商那裏直接取貨，且集中銷售少數品牌，不貪多求新。一家沃爾瑪大約銷售十四萬種商品，開市客只有三千多種。他們號稱有機食品多，物美價廉，但「軟裝」儉省，看上去不太「高端」。大塊肉用保鮮膜封存後放入冰櫃，血淋淋讓人發怵。蔬菜圍在開放式冷庫中，看不出新鮮與否，強勁的冷氣讓人不敢久留。店內光線暗，因為白天通過天窗的自然光照明，店裏某些部分完全不用人工照明。

從一九八五年到現在，開市客的一點五美元簡餐（一個熱狗三文治或一份批薩加飲料）仍舊施行，從未漲價。不管愛不愛吃，這些「實惠」餐飲也是招徠顧客的好辦法。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離開故鄉久了，看哪兒都像故鄉。上周在上海，去了古鎮朱家角。鎮子不大，各式老屋高高矮矮列隊兩邊，讓出一條石板街。小河流淌在屋後，石橋橫跨在河上，手搖船穿行在橋下。工作日下午四點多鐘，遊客稀少，上崗一天的太陽失了鬥志，往回扯着光束準備打道回府。人間卻還沒到辦晚飯的時候，鎮上的空氣透出令人舒適的懶散。而這，正是我記憶裏的故鄉。

我的故鄉在上海以南的南方，也是一座古鎮，也有小河、石橋、石板

上一期，我談到了馮內果的五種基本故事結構中之第一種「人陷困境」(Man in Hole)，今次，我要討論第二種結構「男孩遇見女孩」(Boy Meets Girl)。

「男孩遇見女孩」是另一種常見的故事，這結構的開端也是從「G-I」軸（請參考上一期文章）的中點之上升開始，讓讀者看到開篇幸福的主角。然而，與「人陷困境」不同的是，故事一開始的走勢是持續上升的。為什麼？因為男孩遇見了女孩。

「男孩遇見女孩」是比喻，這可以是某人遇見任何人，身份搭配可以

媒體鋪天蓋地談論國產電子遊戲《黑神話：悟空》，該遊戲不單成為玩家追逐的休閒娛樂，也打破了國際界限，讓全世界看到中國遊戲的創意，並可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。事實上，《西遊記》的故事說之不盡，永遠能夠發掘新鮮感。

慚愧地說，我極少接觸電子遊戲，家裏並沒有任何電子遊戲玩具。別人說的什麼「紅白機」，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玩意。即使前些年風行的「糖果遊戲」，我亦只是看着別人玩，自己不大感興趣。對於唐僧四師

上周四超級颱風「摩羯」來襲，原定香港管弦樂團新樂季開幕被迫取消，延至翌日下午四時補演。記得去年港樂開季音樂會同樣因颱風告吹。所謂貴人出門招風雨，今年貴人不止一位，也都相當尊貴。

首先是港樂候任音樂總監佩多高斯基第三度登場（見附圖），而且很可能是整個新樂季唯一的一次，直到明年秋正式上任再臨香江。從場刊得悉他的繁忙指揮日程，香港之後就到倫敦指揮BBC逍遙音樂會，也因此錯過帶領港樂本週六在成都「蓉城之秋國際音樂季」演出，改由國際級指揮哈丁（Daniel Harding）重複開季的布魯克納《第九交響曲》。

的街巷、手搖的木船。我離開她時，還沒有商業化的旅遊開發，更沒有網紅景點的打造衝動，正如這一刻的朱家角不急不緩的家常模樣。

沒等到夜幕降臨，我便匆匆離開了朱家角。我很怕夜間的朱家角變成另一副模樣，以標準的「古鎮」面孔示人，就像梳妝打扮的職場麗人，不似她在家中做女兒、做媽媽的樣子。而所謂「標準」，大體包括但不限於：五彩的燈光勾勒出古舊屋牆的邊緣，天南海北的「特產」填塞商棧的貨艙，拷貝自網絡的「潮言」「妙

根據創作需要自由選擇。總之，他們起初的相遇是美好的，滿滿的愛情魔力，有一抹粉紅色的溫暖底調。

但，這樣的美好不會持久。隨後，故事情節急劇下滑，跌入「G-I」軸的中點之下，進入黑暗地帶，即幸福戀人的分別。分別的原因可能是小小的誤解，也可能是更嚴重的問題，如家族恩怨，以至死亡。

故事的發展，就是解決「分別原因」的過程，直到故事的尾聲，戀人才會重新團聚，這樣的團聚可以是物理上的，也可能是精神上的。最終的結局，讓情感曲線遠遠高過故事的開

徒的故事，我仍是對小說、影視作品及舞台劇較多認識。

有關《西遊記》故事的內地香港電影，真是多不勝數。以往幾十年而言，影響力和感染力較深的作品，或許都與周星馳參演或導演的電影有關。當中有關係悟空的形象，我覺得二〇一三年的《西遊·降魔篇》較為突出。演員黃渤先飾演孫悟空的人形角色，頭髮稀疏面容憔悴，及後打破封條出山而轉化成悟空真身，身材矮小卻是神勇慍慍，突破了悟空以往的傳統形象。



今年是奧地利作曲家布魯克納誕辰二百周年，生日正日是九月四日，上周全球各大交響樂團也都演奏布氏交響曲。香港安排上演「布九」，更有特別意義。

也許有點難以置信，這部只完成了三個樂章的鉅著，是港樂成立半世紀以來的首次演出。此前兩任總監，迪華特和梵志登都是布魯克納專家，

康，吃素豬肉的價格自然也升倍。農村養雞，要防範黃鼯偷雞，黃鼯就是俗稱的「黃鼠狼」，夜深人靜，經常悄悄地溜進雞圍裏把雞拖走。在養雞場周圍加裝鐵絲網或者柵欄，既增加養殖成本，也不能徹底防禦，農民就在雞圍裏同時散養兩隻大鵝。雞膽小，碰上黃鼠狼就嚇得待在原地不敢動，「鵝霸」則攻擊力很強，甚至主動出擊黃鼠狼，一鵝把守，十鼯不敢近。

從下飯短片裏，還看到一些農民借助科技手段來改進農事，像噴灑農藥，以前兩畝地來回要走半天，現在通過無人機用藥兩分鐘即可，既沒有噴灑死角，又安全省事。還有智能控溫通風、遠程控制灌溉等應用，讓農民「慧」種田，秋忙變秋閒。

伏牛山喬苓

逢周一見報

古鎮本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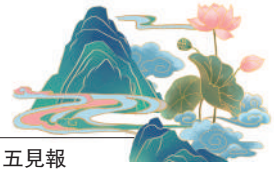
語」寫滿街牆，流水線下來的工藝品隨處可見，整個鎮子猶如大型網購現場。我之所以有如此猜想與懼怕，是因為這不但是我各地「古鎮」的共同見聞，也是我家鄉的現狀。古鎮一裂為二，屬於遊客的那一半虛浮喧鬧，留給當地居民的那一半蕭冷衰敗，雙方似乎都在為對方的需求服務，又似乎都不滿意對方的「服務」。

所幸「古鎮遊」近年來有些降溫，古鎮千城一面的問題正在改善。但真有特色的古鎮還是太少。其實，所謂特色，無非是本色。最穩固的文

化必自本土長出，最強大的自信乃以本色示人。幾百年、上千年的河水冲刷，一塊石頭尚能變成可賞玩的卵石，時光沉澱更能讓一個鎮子形成獨特風韻，一處景致、一口美食、一種風俗，足以叫人陶然其中。為此，唯願天下古鎮本色依然，包括我的故鄉。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「男孩遇見女孩」

端，因為兩人在一起後的幸福遠超過了他們最初單身時的狀態。

舉例，「奧菲斯與尤麗狄茜」的神話故事就是經典的「男孩遇見女孩」。起初，奧菲斯是一位出色的音樂家，生活美好但總是感到缺乏了些什麼，直到他遇見尤麗狄茜。兩人墜入愛河，過着甜蜜的生活，這正是故事開頭的上升趨勢。

然而，這份幸福很快被打破，尤麗狄茜不幸去世，奧菲斯陷入了巨大的悲痛，故事在「G-I」軸上急劇下降。奧菲斯決定下到冥界，試圖將她帶回人間。經過重重考驗，他幾乎成

功了，卻在最後一刻違反了規定，回頭看了尤麗狄茜一眼，導致她永遠消失。

這故事並不像傳統「男孩遇見女孩」的大團圓結局，但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這結構的典型元素：愛情的萌芽、甜蜜的相遇、中途的分離，以及最後不論是否成功的重聚與結局。

普通讀者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閒說悟空

近代文化界對《西遊記》的詮釋，除了悟空的神通廣大及頓悟皈依，更着重唐僧四師徒各自個性，以及四人合作的團隊精神。舞台上的戲劇較能以文本作出全面探討，可以令觀眾對該經典文學作出更深了解。香港中英劇團在二〇〇一年曾參與香港藝術節，與中、日、韓的藝術工作者合作演出舞台劇《悟空》，並於東京、澳門、廣州、北京、新加坡及首爾（當時稱為漢城）巡迴演出。在這之前，香港著名編劇家陳啟權於一九九〇年編寫話劇《取西經》，該劇其

後多次重演，深受觀眾歡迎。《取》是一個「後西遊」故事，延續唐僧四師徒在天竺取得西經之後的際遇。從縱橫天上凡間的經歷，轉至直指人心的底蘊，師徒四人的相知和合作，交織生命最終而成一個「驗」字，當中包含了白馬陪伴另外三人一同取經，箇中涵義令觀眾回味無窮。

文藝中年 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哪位貴人招風雨



後者更曾灌錄全部九首交響曲。可惜「布九」總是緣慳一面。

現場觀察，這次首演「布九」用了龐大的編制，單是第一小提琴就有十六把，圓號也有九支，其中四位兼奏華格納大號。此外台上也有四位攝影師，為德意志留聲機作串流直播。

佩多高斯基全場背譜演出，音樂

從他腦袋，通過秀麗的指揮有效演繹。雖然年僅二十四，但他曾經指揮過華格納《指環》四部歌劇，肯定對膜拜華格納的老布也有深度理解。例如第三樂章寬廣的第二主題，弦樂奏出哀怨纏綿樂句，頗有華格納歌劇特里斯坦或帕斯法的影子。全曲唯一可惜是結尾華格納號不止一次失手，破壞了作曲家的告別音符，希望晚上直播演出有所改善。

樂問集 周光葵

逢周一見報



農智

有人用餐時喜歡聽新聞，有人喜歡看電視或刷短視頻，這些吃飯時的「佐餐標配」，被稱為「電子榨菜」。也許從小在鄉村長大，現在經常以一集二十分鐘左右的農村「致富經」短片下飯，各個地方的農民開動腦筋爭取致富的故事，讓人看得津津有味。

江西尋烏盛產黑靈芝，當地農民利用豐富的林下資源優勢種植靈芝，不僅賣曬乾的靈芝，還開發靈芝切片、靈芝茶等產品增收。像蘋果長出來有爛蘋果一樣，種出來的靈芝也有蟲害侵蝕的次品，這部分靈芝賣不出價格，當地農民就用來煮湯給雞喝，飲用靈芝的母雞增強了免疫力，產出的雞蛋營養價值高，賣出更好價格。

現在正值大棗成熟時節。西北很多山區樹多，產量大，賣不上價，運費也貴，有農民就打下來替代部分飼料餵豬，廣告裏宣傳賣的豬不但跑山散養，還吃天然大棗長大，富含硒等微量元素。如今人們青睞綠色健

冰桶挑戰十周年

也是翻雲覆雨的舊照片，才驚覺「冰桶挑戰」已是十年之前的事了。

二〇一四年的夏天，「冰桶挑戰」沒有由來的風靡全球。儘管都知道由頭是為了讓更多人關注罕見疾病「漸凍人症」，但很快，這一充滿愛與公益的理由，就在「一傳十十傳百」之間變成了對「我為什麼要在大太陽底下往自己腦袋上澆一桶冰水」這一問題的不容辯駁的答案。

我也參加了「冰桶挑戰」。那是一個工作日的下午，同事們在「飯氣攻心」中昏昏欲睡。不知誰提了一句「我們去玩冰桶挑戰吧！」雖然沒有太強烈的想要去嘗試的理由，但同樣我也沒有排斥的心理，不如去試試。

十年之後回想，「冰桶挑戰」之前之後很多的細節都淡忘了。比如「挑戰」之前桶是哪裏來的，桶裏的冰又是哪裏來的，

「挑戰」之後我是怎麼把自己身上弄乾的，都已忘卻。記得的只是自己站在辦公室外的露天區域，高高舉起手中裝滿冰水的藍色塑料桶慢慢傾斜，前一秒心中所想的還是「離開有空調的辦公室，太陽下面好熱啊」以及「沒想到裝了冰水的塑料桶這麼重」，下一秒，在我自己都沒有準備好之前，冰水就「嘩」地一聲從頭澆下，透心涼。

十年前的那一刻，我不知道自己這個行為究竟有什麼意義，純粹是為了好玩，但十年之後再回看，在各種叫不出名字的罕見病之間，知名度最高的好像就是「漸凍人症」了。這樣看，當年那一桶冰一場涼，沒白費。

大川集 利貞

逢周一、三見報

